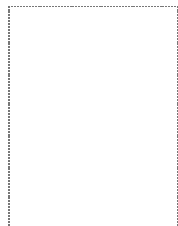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此外掛程式不支援

本期摘要[【焦點新聞】史懷哲](#)**校園焦點****行政會報****陽明訊息****山腰部落格****課輔部落格****捐款芳名錄****山腰部落格****現正收看**[性別平等徵文 - 第一篇：真實
你認識同志嗎？同性戀與我何干！](#)**性別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：性別平等徵文結果公告**

本活動於97年2月21日至3月20日公開徵稿，共計收得稿件：純文字組9人投稿，圖文組5人投稿，業已評審結束，恭喜 牙二 曾建凱同學獲得純文字組 佳作 致贈全家便利商店禮券500元。

副刊專欄**9歲的科學實驗****山腰電影院****相簿集錦**

發行人：吳妍華
總編輯：王瑞瑤
執行編輯：劉祐佑
網頁設計：賴彥甫

性別平等徵文 - 第一篇：真實

一、

菱，我們都是不愛拍照的。當別人一窩蜂壅塞在鏡頭前，努力在底片上佔據一塊青春的白點，我們總顯得格格不入，立於人群之外，睥睨前方的吵鬧喧嘩。不得不承認，或許我們也只是想與眾不同，殊途同歸。這是一個令人微笑的共通點，稚氣而固執地不下任何彩色痕跡。

妳從小便不愛穿裙子，偏偏妳母親是個粉色系洋裝愛好者；小孩總沒有選擇衣服的權利。我幾乎可以看到，妳癟著嘴，眉頭緊縮，手還不時扯著蕾絲花邊，彆扭的站在鏡頭前，照片中的妳該是如何地令人發笑。大約沒有女孩兒會喜歡小學制服，百摺裙實在是大麻煩；淘氣的男孩們作弄戲耍，女孩們很早就聰明地在裙裡多加衣物。妳是好動的，從妳神色飛揚的敘述中，我驚嘆於那雨中打籃球的淋漓與氣魄——下了課，外裙脫去，運動褲是妳誠摯的夥伴。妳睥睨拘謹，並自許：男孩子做得到，妳也可以。

我如此欣羨那般豪氣，雖然初次見面時難以察覺，妳覆上文靜的外衣，安靜得彷彿不存在。我始終活在厚重的包裝中，或許因此嗅到了妳漠然下的躍動，一種我渴望的特質，相映著我全然的死寂。那時我總感到將要溺斃，掙扎已徒然，我等待一個預兆，一個必然的結果。

我等待著的，可能是速度的極致，假想終於有翅膀帶我離開，或是，家人都睡去的晚上，膠囊中的秘密黏膩召喚我永恆的睡眠。沒有人重視我在學業上的努力，他們只看到我的缺陷，注視著我異質的靈魂。在我們相遇時，菱，我已過了奔跑吶喊、祈求有人聽見的階段了，我知道該相信的只有自己，至少我還可以決定自己的離去，我還以掌握這樣一個如此卑微粗鄙的權力而自喜。

事情從不如我預期，菱，我的偽裝一層層剝落，我才發現彼此的相似，我倆就像孿生的靈魂，我作著妳的夢，妳寫著我的詩，原是不相干的陌路竟可相遇，或許風吹絮飛、草籽落腳總是有些必然的。是否孩提時的照相壞了妳的興致呢？那是一種直覺：鏡頭就是枷鎖，而妳不願困守其中，即使不再穿裙子了，遠離鏡頭成為求生意志的延伸。

我作過這樣一個夢：先是在黑暗中漂流，過了許久，綿緩極輕地我降落在面大鏡前，鏡面浮泛微光，我望見了自己的影。它坐起身，走向鏡面，臉貼對著我的，我倆互相注視著。時間已然破碎，我看見了一片幽深的闇，有著靜止與湧動，然後，我看見了它眼底的絕望與哀傷顫抖，它的眼角有了水痕，無聲的流墜，無法遏止。

有一陣子我的確害怕望見鏡中的自己，或許是懼怕映出太多我的偽裝，害怕我構築的高牆竟會是脆弱，我的逞強會在成像的一瞬潰如潮水，我複雜蕪亂的情緒會暴露於他人之前，世界施予我的殘酷連反抗再也不行。我像是精神上逐漸消瘦，寡言閉口，狂暴情緒自靈魂剝離而成為個體，低聲黏膩地在我耳邊喘息，我開始聽不見真實世界的聲音，自我對白如梵吟在腦中縈繞愈響，而我的肉身只是行走，冰冷地注視我無邊的恐懼與憎恨。

然後我才真正與妳認識。

二、

其實我們最初的動機極為相似：我總以為，女生做得到的事我也可以，像是許多纖細繁複的手藝，我曾如此自負著。究竟是欲望驅使行為，或者倒果為因，最終我挖掘出女性底的覺察，制服上明顯的性別區隔使我厭惡，無分男女的體育服是每週最值得期待的。我仗著比一般女生更明亮的嗓音，盲目而驕傲地建築讓自己被寵愛的世界。

女孩兒是水，嫁人的婆子如泥污濁，但在男孩體內沉睡的少女呢？期待著的長大開始變成惡夢，青春原來只是無期監禁的判決。孩童時對待長輩的甜美可愛必須轉變，我卻選擇了錯誤的延續，因我早習慣了，習慣以閨秀自許，一言一行皆以嫺雅溫柔為主臬，這樣天真的認知開始遭受懲罰。我不再是老師的寵徒，家族長輩以譴責批評的態度壓迫我，人群環繞私語，幼小的我只是不解，世界為何發生遽變。

「他們不愛妳了。」

這樣的悲劇性的認知成了新世界的基礎。菱，妳知道當一個拓荒者的艱難？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，清冷的月光下是一片荒蕪，我裸身行走，腳底的棘刺已然無法拔出，閉上眼是無垠的闕寂；我必須以想像力替自己穿衣，想像行走於江南豐美的阡陌上，想像我還可以擁有編織夢的能力，可以是靈氣逼人的如水少女。這個新世界有許多裂隙，我每一刻都在築牆，牆卻每一刻都在崩解。身體的變化使我醜，使我愈遠離心中盼望的模樣。

在妳無意看見我手腕內側，原以錶帶遮蔽的，無數細小白色肉痕的當下，妳未曾說話，悄悄的轉身離開。之後，我不斷惱著自己的粗心，想著導師或許要找我約談了，在第三天，妳輕輕走到我面前。

「妳不會自殺的。」

這句話，妳沉靜地說，好似理所當然，在我心底卻是一陣驚駭。

妳說，如果一個人如此相信自己死的意志，代表這個人對於絕望幾近於倔強；我執之念如此重的一個人，怎麼會放棄自己？

我當時是恨妳的，恨妳連最後一點自尊都不留給我，何況，我們尚未相熟。妳不會懂得，當周圍的女孩紛紛穿上美麗的洋裝，我連露出欣羨的眼光都不行，想像力已貧乏得無法裁剪我身上的男衣。我忌妒，我忌妒她們恣意撒嬌的特權，忌妒她們與母親私密的話題。妳也是她們中的一個，享用了一切卻毫無知覺，我恨妳，如此自以為是踐踏別人賴以維生的謊言。

在我試圖抗辯妳尖銳的言語時，妳眸底映出過於清澈的雲煙使我怔愣，那不是一個光華燦爛的女孩兒應有的沉靜。妳沒有沾沾自喜，出乎我意料地。

三、

兩個女孩兒。

一個憎恨自己的肉身，渴望幻化成蝴蝶。

一個並不討厭自己，卻喜歡上擁有同樣軀殼的人。

鏡頭與我們的連結竟成為一種微妙的平衡，鏡頭容不下的地方有著游離的孤魂，於是我們相遇。在那個顯像殘酷的世界裡，我們拒絕存在，寧可呆在真實的即逝光影中慢慢褪色。秘密發現後，妳開始主動在生活上提供幫助，我才逐漸明白，雖然妳未曾明說，我們以秘密交換彼此的友誼：我被困在一個永遠無法離境的機場，妳則是班次已起飛卻被塔台告知拒絕降落。

即便後來我們熟稔，平日亦會像姐妹淘般打鬧，妳卻很少說到過去，只說著願意給予的訊息。我像是沙灘上撿拾貝殼的孩童，碎片是真相的臆測；我極難推想，妳是怎麼樣發現自己的不同——可能，身體騷動的流年裡愛上了一個光鮮少女，仍然女子的心思迴腸百轉，會有怎樣的自我責備，傳統與愛慾相互傾軋，戰況慘烈。或許永遠的離開曾是妳的選擇，妳與我說，妳曾經歷了一段很長的輔導，理了心底糾纏的一團亂線，雖然痛楚，可線頭終是拉了出來，妳選擇閃爍，隱晦地閃爍。

究竟性別給了我們怎樣的桎梏？當我流著淚向母親懇求別將我兒時朋友（我也曾經，有過往甚密的朋友，自然，純為女性）的信件丟棄，我感受到一種罪愆，不明所以地被強迫認知「我犯了錯」，我卻無從尋索自己的行為究竟何處不符合品德良知。雖然我難以說明，究竟是先愛上了男子才覺察自己女性的內在，或者自我認知本就無關於受到吸引的性別，但是，我始終拘泥於擲出一個精確的定義而不斷自我懷疑。我的確失去了張望世界的的能力，瘋狂地相信著自己是可憐的，將自己推上悲劇的舞台中心。或許有人曾經駐足，我卻是一味地失望，失望於他們總是無法全盤明瞭，我推開所有試圖或至少願意傾聽的人，卻堅稱自己被遺棄。

菱，妳給了自己怎樣的定義呢？人在生命過程中總會有段時間需要嚴格緻密的自我定序，決不容許模糊地帶——這對於所有靈魂都是一項挑戰。或許可以虛妄地以為，我們的旅途比一般人更艱苦，我們需要粉碎從小建立的、已經學習許久的「如何面對『我』以外的世界」的思維，重新建構一個理解維度，抵擋真實世界的無情鎮壓。

妳厭棄純女性的衣著，我看過妳便衣打扮，英氣逼人的小男生，我心中的確只有這樣一個簡單的形容，我震撼地感受到，一種超脫了性別、自在行走於天地的坦然大度。我看世界的眼已經隔了太多山水，妳的眼神卻是微塵不染，在我初次望進妳眼底的一瞬，驚懼於迸現的火花，裡面盈滿了妳對生命的淬鍊，我清楚地看見自己赤裸。我於是開始明白，生命是可以允許灰色地帶存在的，光和影並非絕對相對；一個人可以活著，以其最舒怡的紋路綿展，只要，他能夠給予世界悲憫，對待自己多一些寬容。許多年來，我終於真正能清晰地聽見自己呼吸的節奏，對著微小美好的事物微笑；心底的一張長桌，我終於可以坐下來，絮絮地和曾經惶惑失措的我談話，了解彼此的長途跋涉，理清了過去與現在的必然關聯。當心靈與身體開始講和，我才真正有勇氣，去面對未來的荊棘滿路。

其實妳的眼就是鏡頭，那是妳給我的仁慈，菱，直到後來我才發現。

——如藏紅花反覆迸裂，痛苦

堅持露水點滴的季節，雲在天空

整理舞衣，創傷為了試探靈魂 ——

楊牧《水妖》

[\[←\] 回上一頁](#)

[\[⊙\] 回到首頁](#)

[\[↑\] 回到最上](#)

[● 關於電子報](#)

[● 訂閱電子報](#)

[● 聯絡編輯小組](#)

[● 友站連結](#)

[● 上期電子報](#)

Copyright (c) 2008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

國立陽明大學版權所有·未經同意·請勿轉載